

梦想不止 奋进不休

亲爱的读者,见字如面!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,70年前的7月16日,湖州日报的前身吴兴报正式创刊。如今,湖州日报已经创刊70周年、复刊45周年。这一路,我们见证记录;这一路,我们民生为重;这一路,我们心怀感恩。怀揣“铁肩担道义、妙手著文章”的初心,我们梦想不止、奋进不休。今天,我们推出“我和我的湖州——讲述有力量的故事”特别策划,请与湖报一路同行的媒体人、监督员、排字车间前辈、通讯员、读者,分享他们与湖报的故事。

把日记写在报纸上

讲述人: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编辑 吉昌昌

夜色如墨,城市渐入梦乡。市新闻传媒中心1号楼5楼办公室,灯光依然“醒”着,我和同事们伏案于版样之间,精心打磨着每篇稿件,油墨的独特气味悄然弥漫。尽管身体很疲惫,但我们的大脑依然保持高度紧张。

我是日报编辑部的夜班编辑,这样的场景是我和同事们的工作常态,也是我10年夜班工作的真实写照。

夜班编辑岗位常被称作党报的“守夜人”。党的二十大、市党代会、沪苏湖高铁开通……2500多个夜晚,我亲历了无数重大历史时刻的“新闻现场”。每逢重大会议、重要事件、极端天气等特殊节点,我们更要打起十二分的精神,有时甚至要通宵熬夜。

2022年10月中旬,党的二十大在北京举行。讨论版面排布、接收新华社稿件、请教上级媒体、校核版面稿件……记得那几天,我和同事们几乎要从当天下午的编前会一直工作到次日清晨,就像陀螺一样,一刻不停旋转。直至窗外微煮初露,版面完全敲定后,我们才能松了一口气。

当清晨报纸带着油墨清香抵达万千读者手中时,我揉着布满血丝的双眼,心头却涌动着难言的踏实——我们于无声处铸就的严谨,是党报公信力的基石,让白纸黑字承载的时代强音,准确无误地叩响人们的心扉。

由于长时间的夜班工作,对家里的照顾总有不周,这也让我对家人常感愧疚。多少次深夜归家,只能借着微光轻吻儿子熟睡的脸颊。

记得儿子很小的时候,因为身体原因要到杭州做手术,但我由于工作原因无暇分身,将他们送到医院后,便回了单位。儿子痊愈回家,用稚嫩的声音告诉我:“在医院想爸爸,但妈妈说‘爸爸上班辛苦’,她会照顾好我。”

听了之后,我内心愈发愧疚。

10年光阴,在日复一日的长夜守护中流逝。夜班编辑的岁月,是星辰与版样交织的旅程。如今,随着融媒时代的到来,新闻的传播方式也发生了系统性变革。但无论载体如何嬗变,那份沉甸甸的责任感与对真实的敬畏,始终如灯塔,照亮字里行间。我也愿意像光明日报何东平老师报告文学中所写的一样——把日记写在报纸上。

(记者 泽铭 整理)



在新时代续写梦想

讲述人: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记者 徐震

当过记者的外国著名作家海明威曾有一段名言:“冰山运动之所以雄伟壮观,是因为他只有八分之一在水面上。”他的作品简练、理性,成为我在大学立志成为记者的动力。

2012年4月,在湖州日报老报社的会议室里,我参加了面试。评委问我:“现在网络看新闻很便捷,你为什么还要读报纸?”我不假思索答道:“我喜欢报纸的满卷书香,也信服它的严谨与理性。”

岁月荏苒,我与湖州日报已同行十余载,太多故事历历在目。我至今记得,2018年参与“从余村走向中国”主题报道行动时,和报社的前辈在江苏的村庄里聆听村民绿色变革的故事;台风席卷湖州时,在郊区蹚过淹至大腿的水面,只为衡量淹水的情况……

这些都构成了我作为一名记者的自豪与使命。时代在变,但使命不变。这几年,我经历

了媒体融合,成为一名融媒体记者。

以前,我带着一支笔、一本本子出去,带回来一篇篇稿件。如今,我另外还多加了一部手机,回来时除了稿件,还有短视频、照片,甚至还有自己的出镜。文字不再是衡量记者业务的唯一能力,我同样努力交出听觉、视觉上的作品,让受众有所收获,有所感动。

融媒体讲究新与快,我奔跑着,但也时常停下来,让采访“慢”下来。深入基层,采访科技工作者、村书记时,我总会暗暗提醒自己:“多问些,问多些。”最近,在新疆采访援疆干部和当地居民时,我和同事从上午9点半采访到了晚上9点半,和一名受访者最多聊了近3个小时。回来时,从文字、照片到视频,

我都有了丰富的素材,反复打磨后,我们把最好的画面和细节送到了受众面前。

“潮水推我前行,我亦是潮水”。我始终相信:无论新闻的形式和载体怎么变,“报人”对于专业技能的苛求,是托起一切优质作品的底座,也是能让时代更加熠熠生辉的坚强力量。湖州日报,感谢遇见,生日快乐!

(记者 余辰 整理)



于真诚回应中见专业温度

讲述人:湖州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、湖州日报监督员 邓若蕾

2006年,初来湖州的我就与湖州日报结缘,我喜欢从日报的字里行间中了解这座城市。后来,又有幸受聘成为湖州日报的监督员,这份职责一担就是10多年。

可以说,我是湖州日报不断前行、蜕变升级的同行者与见证者,这份报纸的发展轨迹,也深深印刻着我与这座城市共同走过的时光。

身为一名在高校从事新闻教学与研究的人员,监督员的职责于我而言,不仅是责任,更是将课堂理论与业界实践紧密联系的宝贵机会。这些年,我带领一届届大学生评报小组的伙伴们,带

着专业的审慎与热切的期待,认真审视着报纸的每一个细节,每天翻阅散发着油墨香的纸质版是必修课。

我们曾温和地提出一些建议:比如“笔者”的称谓,是否会让读者感觉不够正式,仿佛非报纸立场?频繁出现的“我市”二字,是否无意中限定了阅读的视角?毕竟,一份优秀的报纸,其视野应当更开阔,向更广阔的天地展现湖州的魅力。这些源自教学观察与实践反馈的探讨,湖州日报都给予了真诚回应。渐渐地,字词运用更规范了,文风也在悄然转变,那份属于新闻的专业与温度浸润字里行间。

暖意与厚度,在近年来越发清晰可感。回望早期,报纸在大型策划和专栏特色上或有提升空间。令人欣喜的是,改变正在发生。从纪念“撤地建市”的精心策划,到“共建共享最幸福”的深情笔触,报道的视角越来越

接地气,聚焦于平凡个体背后的不平凡故事。那些细腻的采写、用心的编排,让报纸承载起真实的人间烟火与城市脉动。每一次展开这份报纸,指尖摩挲的沙声里,总能感受到一种安心的力量,仿佛翻阅着湖州人共同的生活画卷。

“看见”栏目洞察民生冷暖,“我和我的湖州”专栏将城事变迁娓娓道来,报纸在连接基层、传递民声上找到了有力的支点,让普通人的声音得以被听见。这每一步踏实迈进,都让这份地市报纸在时代浪潮中焕发出独特的生机与价值。

如今,湖州日报对我而言,早已超越了一份报纸的范畴。它是与我共同成长的伙伴,是城市发展的忠实记录者,更是湖州面向世界的一扇真诚窗口,我期待它继续深耕这片江南清丽地,在挖掘湖笔文化、丝绸文化等特色IP中展现文化自信,也期待它能巧妙融合新技术,让纸端的温度与深度不断焕发新彩,让我们所珍视的安全感与生活感,在时代变迁中历久弥新。

(记者 王艳琦 整理)



陪报纸走过铅与火的岁月

讲述人:湖州日报印务有限责任公司原排字车间主任 朱鹤星

夏日的一个早晨,早已退休的我翻开了熟悉的湖州日报,当指尖轻轻抚过版面,油墨香漫上来,恍惚间,40多年前的光影又在眼前铺开。那些与铅字为伴的日夜,那些在字架间穿梭的时光,仿佛从未走远。

1980年6月,吴兴报复刊的消息像初夏的风吹遍苕霅两岸,乃至浙北大地。那时报纸由湖州印刷厂承印,我就转岗做报纸排版的活了。1983年7月,报社在湖城莲花庄旁狭小的地块建起了自己的印刷厂,我也成了“报人”,做了报纸出版链条上的一颗“螺丝钉”。



那时的排字车间,除了场地的局促,最惹眼的就是成排的铅字字架,每个格子里静静躺着常用的铅字,按部首排列得像立体字典。我的工作,就是左手拿着托盘,右手夹着编辑部发来的手写稿,从字架上把字一个个拣出来,排成小样,我们土话叫撮字。

旁人总好奇我撮字的速度的为啥这么快,其实不过是多年练就的基本功。我把铅字按常用字、偏旁字和繁体字分类归位,记准了它们在第几行第几列,速度自然就提上来了。高峰时,我1小时能撮1700多个铅字,闭着眼就能摸到一些高频字的位置。

偶尔负责头版排版时,更能体会这方4开4版的版面藏着大学问。记者采写的稿件要经编辑修改、领导审阅,定稿后才送到我手上。国内国际新闻要靠电信设备接收,一条条打印出来编成稿件,再到我这里转换成铅字进行排版,通宵达旦是家常便饭。最怕的是突发

情况,比如临时调稿、换版,或是突发新闻必须上版,已经排好的铅字就得全部打乱重排。铅字版面的布局容不得半点差池,少几行字就会开“天窗”,多一个字就得删减,就连替换文稿都要精确到同样的字数,稍有变动便是牵一发而动全身。

上世纪90年代初,报社引进了精密汉字编辑照排技术。当第一张全电脑激光照排的湖州日报从机器里“走”出来时,全厂的人都围了上去。文字不再是沉甸甸的铅字,而是光与电织就的墨迹,看上去更清晰和平整,分量却重逾千钧——这意味着我们告别了“铅与火”的时代,迈向了“光与电”的纪元。

如今再看每天出版的报纸,打字、排版早已是鼠标轻点的事。可那些在字架间穿梭的指尖,那些为一个字较劲的深夜,那些铅字碰撞的清脆声响,永远是我心里最珍贵的记忆。它们不仅见证了一份地方党报成长的历程,更蕴藏着一代代报人的坚守和创新,在时光里闪闪发亮。

(记者 邵丹红 整理)

从这窗口端详家乡的更多面

讲述人:安定书院社区党委书记、湖州日报读者 钱丽

泡上一杯茶,在茶香氤氲中翻开带着油墨香的湖州日报,这个简单而美好的晨读仪式,是我每天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作为湖州日报30年的“粉丝”,泛黄的剪报本、珍贵的合订本,还有手机里的南太湖号客户端,记录着我与湖州日报的深情厚谊。

说起与湖州日报的缘分,还要感谢我的爸爸。1996年,我刚上小学,那时爸爸每天下班回家,怀里总会揣着一份湖州日报,只要有空,他就会抱着我一起“读报识字”。

1999年,爸爸看到报纸上一篇名为《益民路向何处延伸》的文章时两眼泛泪,我很好奇,悄悄问爸爸为什么要哭。爸爸告诉我,益民路上曾经都是丝厂、绸厂,后来这些令湖州人骄傲的厂子都相继倒闭了,看着不免让人唏嘘。爸爸的这番话让我第一次感受到,原来报纸上写的都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真事。难怪他总要我好好看报,说这是我端详家乡的“窗口”。

后来,我们家订了湖州日报。于是,回家前到信箱里开箱

拿报纸成了全家人抢着做的事儿。一到晚上,爸爸就喜欢坐在台灯下静静地读报,而我则会偷偷把副刊版抽出来,躲在房间里如饥似渴地阅读。其中,我最爱的还是“苕溪”副刊,那些文笔优美又有家乡风土人情的散文让我百看不厌。通过副刊,从小在城里长大的我知道了德清的下渚湖湿地、安吉的竹海、南浔的百间楼……

2015年,我进入安定书院社区,成为了一名社区工作者。没想到一进社区,书记施汉荣就递给我厚厚的一摞湖州日报。他告诉我,社区工作千头万绪,这份报纸就是最好的“老师”。10年社区工作,我深深地感受到,湖州日报真的成了我工作中最靠谱的“伙伴”:社区开展垃圾分类时,我会把从湖州日报上收集的报道和案例制成宣传手册,居民看了都说好;市里大大小小的政策,我也总能第一时间在湖州日报上找到,并

及时告知社区居民……

2020年,湖州市新闻传媒中心创办的客户端——南太湖号开通了,这让我获取信息更及时、更便利了。不过,我还是喜欢指尖触摸纸张的感觉,仿佛和老朋友促膝长谈般温暖。每当翻开报纸,那熟悉的油墨香总能唤起儿时与父亲共读的记忆,让我耐心感受到文字最本真的温度与力量。

未来,我会把这份墨香情缘一直延续下去,做湖州日报最忠实的读者,也希望能透过这个“窗口”看到湖州的更多面。

(记者 施妍 整理)



难忘骑车送稿到报社的时光

讲述人:建设银行湖州分行退休人员、湖州日报通讯员 钱夙伟

1984年,那时我34岁,在湖州航运公司客运所从事宣传工作时,第一次接触到了湖州报,薄薄的几页纸,却承载着湖州人真实的生活与梦想,感觉很亲切。记得我最早投稿的是一首小诗《红领巾书摊》,1.5元稿费让我欣喜不已。

后来,我参与开辟“太湖夜游”航线,不仅在闹市区区域贴手绘海报,还在湖州日报报道。报道一出,年轻人纷纷慕名而来,特别是湖州日报社的一批年轻人,在游船上办起诗歌朗诵会,热闹非凡。那一刻,我深深感受到报纸的力量——它不仅能传递信息,更能点燃一座城市的热情。

1991年,我调到建设银行,正值证券业务初兴,我写了一篇关于分行开办股票业务的报道,登上了头版,还引起不小的反响。尽管开业当天营业额只有9万元,现在看来微不足道,但在那个年代已是突破。

我算是湖州日报早期的一批通讯员之一。上世纪80年代末,我参加了报社组织的温州培训

班,听老报人许学东、张世英讲课,实地感受改革开放的前沿气息。平日里,我每天关注社会热点和国家大事,看到值得讨论的话题,就立刻动笔写时评。那会,还没电脑,我就手写稿件,赶在下午3点前骑车送稿到报社。记得曾在头版发表《论百担》的时评,剖析湖州人这句口头禅背后的文化心理,引发了读者共鸣。写时评虽辛苦,但看到自己的文章第2天就见报,那种成就感是无可替代的。

湖州日报于我,既是良师,也是益友。老报人的风骨深深影响了我。还有很多报道让我明白,新闻人既要传递正能量,也要敢于监督,包括那篇《为了太湖不再“倾斜”》,分析湖州与苏南的距离为何不仅仍然存在,并且还在拉大,推动了湖州的发展。

我也在副刊上记录生活点滴,比如幼年儿子生病时连喝7帖苦药,我写了一篇《孩子

吃了七帖药》,长大后的儿子翻看,仍觉趣味盎然。今年4月,我在副刊发了篇《不识树》,在用湖州方言玩一把“文字梗”游戏的同时,也宣传了生态理念。

从铅字排版到数字出版,我见证了湖州日报的变迁,它也从工作伙伴成为了人生挚友,在这个信息爆炸的时代,我仍期待它能坚守“铁肩担道义”的报人初心,既做时代的记录者,更做民生的守望者,愿它在媒体变革的大潮中坚守初心,与时俱进,继续记录湖州发展的每一个重要时刻。

(记者 姚玲利 整理)

